

小区素描

文/周国忠

前几年农村拆迁,建了这安置小区,也叫安居房小区。小区容得万人,居者都是本镇各村迁徙而来的乡人,他们本是农民,因撤县设市、撤市设区、撤乡镇设街道、撤村设社区之类的举措而成了市民,也就是因拆迁失地而来此聚居的移民,告别自给自足、独门独户,进入了与城市一样的钢铁水泥森林,过上抽水马桶一拉就花钱的市民生活。

小区是经过认真规划的,其布局与其说呈现了城镇化的现代风貌,毋宁说更体现了传统的习惯性理念。最大的特点是整齐划一。每幢楼的式样、高度、体量、材质、颜色都是统一的;路灯、路肩石、路面砖都是统一的;楼与楼之间、路与路之间的间隔也是等分的。水泥路是规整的。路两旁树木的品种是统一的,恰似两排站岗的卫兵。摄像头安放的位置是统一的,犹如分布均匀的暗哨。在这个完全格式化的小区里,你浑然不知究竟是楼宇切割了道路,还是道路切割了楼宇,抑或路树或路灯切割了楼宇或道路。给你突出的感觉便是:高度统

一后的单一表达。虽然门户有些难寻,却不致迷失方向。虽说田园情致不复可寻,也还有阳光照耀下一块块草坪被定期剃头时所散发的青涩香气,偶尔让你一嗅江南原野的气息。

小区南门两侧附有少量店铺,还有两家微型超市,但始终没有看见固定的菜市场。这便给本小利薄又崇尚自由的小商贩有了可乘之机,就近在小区大门口两边摆设了各种摊位,牛羊鸡鸭猪肉、鱼虾鳙鳊甲鱼海产品、青菜萝卜姜葱茼芹西红柿、米线锅贴煎饼卤汁烧烤小馄饨、苹果雪梨橘子香蕉西瓜板栗花生米、纽扣绒线布鞋毛巾服装玩具卫生纸,诸如此类应有尽有,在五味杂陈、眼花缭乱中颇为壮观,吆喝声叫卖声讨价还价甚至吵骂声起伏此起彼伏,端的一番闹猛景象。也有冷清的时候,上头下来检查,工商、城管前来驱赶清理,会短时影响买卖者的交易。好在市民们的购买欲也不强,抑或是节俭,平时所购多见是几只鸡爪,或一沓百叶、或几块豆腐、或几根大蒜、或几棵小白菜、或几条小鲫鱼、或几段

素鸡,多买少买即便买不到熬过去也不是什么大问题;又好在执法人员综合素质较高,通达乡情民意,懂得构建和谐,事情一过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不再管。这种状况已持续了七八年,据说,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规划建菜市场了。

似乎不必太担心入住小区的市民们有什么闪失,他们和我们一样——适应力、顺应性的基因从来没变异。不用种田的市民们已有了充裕的时间和用不掉的力气,过起了悠闲自在的日子。文体娱乐活动也就丰富起来,除去广场舞在晚间进行,余者诸如麻将纸牌、象棋扑克、跳绳跑步、太极形意、快走慢跑倒走等等,都可以在白天进行不误。有的青壮年还玩起了久已不见的石锁、石担,把围观者弄得一惊一乍。那次还曾得见一老汉和老妪颤巍巍地不停喊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:别跑,当心!小男孩一个跟头跌倒在地,抬头向远处望去,哇一声哭开了。原来,他手中的线断了,风筝已飘失在西沉的夕阳里。■



小鸭艇
摄/胡正东

新街口的脸

文/王晓映

在这家星巴克总是坐得不安稳。因为它是一个穿堂而过的格式,来来往往的人把这里当成过道,前面的玻璃门“忽——”刚开,还没合好,匆忙的人已经大步跨到后面的玻璃门,“忽——”,两扇门就前后呼应地一开一合着。

但是就有那么多人爱坐在这里。我来的时候只剩一个过道边的小座位。邻桌有四个女人,稍微多看了两眼就发现她们不是朋友聚会,看上去像理财投资顾问或者保险经理,正在向客户介绍业务,那种销售艺术,是要把客户处得像朋友一样的。主讲的女士不漂亮,皮肤保养得很好,画了眉毛和嘴唇,很职业的一种化妆,好像呢料大衣里面确实也是一件藏青色制服。她声音不高,语速均匀,不急不躁,耐心讲解和推荐,脸上的表情显得亲和可信。

渐渐地,我觉得她的表情,她抬眉毛的样子,她说话张闭嘴巴的样子,其实是,她说话时整个五官的连带运动,像一张底片,渐渐显影出来,这个五官运动,我好像是见过的。

那四个人真安静,看来关注度高度一致。底片上的影子越来越重了,我也曾像这三个人一样面对过这位女士的脸,听她循循善诱、周密审慎的计算,描画某种殷实的又暗含危险的未来。但是我们接触得不多,交流得并不深入,肯定没有深入到咖啡馆细谈的地步,也许是隔着某个柜台,一里外地说了些什么。

记忆显影到这里,我记起她是新街口某个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,可是我完全不记得她是哪一家的了,估计那一次服务无效。

在新街口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样。上午10点,我在金鹰大橱窗前走过,对面的女人,由于她的围巾,她的包,她的裙子,或者一些其他原因,使我注意到她。中午12点,我在洪武路工人电影院前再次看到她。

从新街口的这一地到那一地,实在是很复杂的穿越,穿小巷,过商场,进地道,无数个出口,嘿,我会碰到一两个小时前见过的那个女人。她们表情平淡,边走边看着橱窗和商铺,我也是这样。我猜想,她们是如何从刚才那个地方走到这里来的呢?难道她们的路线和我一样吗?不至于吧?

我经常在沈举人巷见到一对母女。女儿上小学,长着一张很文艺腔的明星脸。母女身材酷似,都

是瘦长高挑型。我想那女儿终归会去吃文艺饭的,因为她脸上已经露出小明星似的傲气。再过几年,就只看到妈妈一个人了,再也没见过女儿。

某某某理发店,数十年如一日在我天天经过的巷子里存在着。很多年前,门口会打着什么美发冠军的牌子,不知道什么时候拿掉了。那店面不扩大一厘米,不萎缩一厘米,生意没见更兴旺,也没见过败落样。某某某每日精致地打扮着自己,三套头的小西装,纹丝不乱地小背头,翻翘在前额上的刘海,留着一道道翻卷而上的梳子印。今天早上,我又从那里经过,看见他弓腰贴在玻璃上,对着刘海小心翼翼地梳着——显然已到了最后的定型阶段,右手拿着定型胶,向头发上喷,像给小盆景洒水一样。他的伙计们,青春年少没有发育完全的小伙子们面无表情看着老板。

早年,工商银行的那个老楼是南京电视台。电视台后面的小巷子里小吃无数。我经常在那个巷子里见到启明,还常常和他四目相对。当时我觉得启明是全南京最好的新闻主播,他的放松在那个时代都显得太超前,只有我这样的慧眼观众才知道他好。我果然看得没错,后来全国人都认识他了。他老了,前额的发际线退上去,越长越像玉石。

在青石街,我以前经常看到苏童的。苏童长得太家常了,没有长头发,没有怪衣服,没有萧瑟乖张的表情,他还推着自行车,旁边走着同样家常的老婆,有时候车后座上是女儿,因此没有人认识他。他有点忧郁,有点乖。

儿子小的时候,无处可去,保姆就天天抱着他围着新街口四环路散步。等到我下班接手儿子也围着四环路散步时,三步一岗五步一哨,总有人拦住我逗儿子,儿子和他们老熟人似的又笑又乐,他们叫他“哎哟,我的乖乖,小喜宝子,你又出来啦!”。他们是天桥下看自行车的、电影院门前卖饮料的、穿黄背心扫马路的、给老板站店铺的……

无数的孩子长大又离开了,无数的面孔出现又消失了。新街口总是人山人海,人潮汹涌。其实新街路口上空一直有规模宏大的鸽群盘旋来去的,鸽哨被淹没在喧嚣的市声中,不知道有几人抬头看过它们。■



饮马
画/吴友农

我们的笑容哪儿去了

文/黄雅芸

截止日期前的最后一天,被催着去出入境办理大厅拍证件照。上午的工作表基本排满了,只有赶个大早,希望速战速决。

拍照小屋里,一位大爷在照相区正襟危坐。大爷年轻时一定挺帅的,国字脸,高鼻梁,灰白的双鬓,额头的浅痕流露出他经历的岁月。“咔嚓”,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一张照片,镜头里的人好像有些心事,微皱着眉头,耷头耷脑的不大精神。大爷也不大满意自己照出的尊容,咽了咽口水,试探地对冷面男说:“师傅,能重新拍一张吗?”“你自己看!”硬铮铮的四个字能撞得人一跟头。语言真是奇怪的东西,真正的意思全在语气里。大爷半个字也没再吐出,摇摇头走了。

该我了,我没来由地紧张起来。其实,我从来没怵过照相。也许是爸爸爱好摄影的缘故,从小习惯了镜头的我总是很放松、很自然——可是现在,就在现在,我忽然地就不会笑了。我尽力不去看镜头旁边的那张冷脸,将目光对准黑洞洞的镜头,一边竭力调动干涸的想象,向着黑洞洞勉强扯起嘴角——还没等我酝酿到位,“咔嚓”

一声!完了,我不用看照片就知道刚才的表情有多么僵硬!果不其然!不仅脸色难看,头发也翘起了一撮——“师傅,重拍一下吧,我这个头发……”“你自己看!”爱美心切的我不知哪里借来的胆子,坚强地回应了一句:“麻烦您重照一下吧!”冷面人阴着脸,一言不发。在他的沉默中,我惶惶然坐回到凳子上,脚和手都不知道往哪边放了,这个时候我忽然后悔,真不该申请重照的,这状态,肯定比第一张还糟糕!黑洞洞的镜头就是黑洞洞的枪口,我却没有秋瑾的从容,脸颊仿佛有千斤重,艰难地挤出一个笑容……又一声“咔嚓”,照片里的惨淡假笑别扭极了。我料定自己再也无法消受那一声“你自己看”,干脆认命地到取片柜台乖乖排队。

取片处是个小伙子,他抬起头,柔和地对我说:“机器坏了,请等一等。”“哦,大概等多久?”“不大好说呢。”他的黑眼睛是清清楚楚正对着你的。经历了刚才的境遇,忽然有一双正对着你的眼睛,配合着亲切柔和的态度,哦,不管他说的内容是什么,已经足以让你如沐春风心头涌起无限的感激。

今天,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常识,在完全不笑的摄影师面前,你是不可能笑得出来的——这是毫无办法的事。他的冷若冰霜,催生你的提心吊胆;在他的乖戾阴郁面前,你甚至会觉得展颜一乐是种离奇的荒谬和不自重的冒犯。

可是,摄影师怎么可以冷若冰霜?!在一个专门从事制造和定格美好瞬间、快乐感觉的职业里,带着微笑面对顾客应该是他职业道德的一部分啊!因为这一刻你所有的从容、你满心的笑容,全部握在他的手心里!

眼前浮现出几年前做客台湾时见到的一张张面孔,童心爆棚的张导、讷讷少言的崔师傅,机场办托运的优雅小姐——认识的,不认识的,却无一例外都有一张热情的笑脸。

照相师傅、交通警察、人民教师、护士医生、的士司机、加油站师傅、超市收银员……忙碌而辛苦的人们啊,能不能放下一会儿手边的工作,轻轻问一问自己,我们的笑容哪儿去了? ■